折獄龜鑑補

折獄龜鑑補卷五目錄

用法惟公　奪藥悟王　犯蹕罰金
正矯制罪　矯制請罪　議族郭解
知上書詐　縛假太子　捕公主奴
格舍中兒　治陰氏客　德感猛獸
不私故人　議擅發罪　募士平盜
中牟三異　直斥豺狼　以禮教民
寛亡卒罪　不可殺降　刑宜下吏
分界按圖　用法宜平　臣惟守法
釋嫌止殺　發冢不罪鄰　開門疑賊

測囚時刻　察訪民瘼　諫逋亡連坐
知謗訕誣　賜牛息爭　不私親故
力止妄殺　露坐聽訟　去流囚鎖
據律擬徒　陷人非德　徑釋罪囚
法守大信　止坐魁首　罵官杖殺
支黨非首　別病卒罪　餞飲非反
輕罪勿重　判逆臣子　失出過小
判重南山　刑期遠大　乞取贓輕
嚴治吏卒　誅舞文吏　殺壞器卒
內侍蔭子　議叛婦罪　杖弄權僧

杖抗債軍　杖無禮將　釋久繫囚
催積年賦　雪冤揮金　下手爲從
改敕救人　將卒互殺　放叫諜生
貸誤殺罪　枉殺有罰　殺馬視粟
截足事佛　牛無千斤　寬邊將罪
緝審活盜　立斬妖賊　部校誣將
燒草弭盜　誣訟大臣　單馬諭賊
力除內賊　折服外藩　諭衆定亂
諭叛黜懦　痛抑姦吏　力辨活囚
止誅叛首　收挾持吏　治椎剽盜

班鄰封盜　除害民僧　赦斬卒將
釋失教生　懲不法吏　諭衆勿亂
諭思歸卒　追斬叛卒　焚神杖巫
滅妖黨罪　徐誅悍卒　先散叛黨
自梏求神　痛抑頑民　擢帥安兵
主帥宜重　請除非刑　寬殺牛罰
卻金藉穀　罪難委奴　釋蠱獄罪
捕僧禁巫　立誅叛卒　用刑宜正
善御士卒　力杜妖妄　決反卒罪
斬扞杖卒　竄挾怨卒　免逗撓罪

諭民息訟　愛惜衣冠　寬限完逋
違制故失　軍課不賞　奏免毀廬
議獄寬平　矜慎庶獄　鋤惡長善
坐告訐罪　厚譴宗室　治匿名書
妖人諱角　重入輕出　神帽非御服
發錢治卒　懲奴械吏　不媚權要
救諸將死　戲言當杖　赦亡卒罪
將亂莫弛　吏鞫現在　告神獲犯
祝詛自斃　斬將肅軍　饑民非盜
核倉吏罪　單車察寇　斬盜靖譁

斷田歸岳　不妄邀福　雪同飲冤
焚亂黨籍　摹篆非寶　虛言無實
迎詔失儀　亂民非叛　察告逆誣
捉要弭亂　鉤奴察盜　察無叛情
杖犯禁僧　杖請屬豪　力折權要
呼名獲諜　紀律宜嚴　正逃將罪
矜募誅逃　誣告謀反　禁賣墳地
保降卒命　保全巨室　止礦渠魁
諭羌止亂　爲主宜旌　軍民無異
除强猾豪　盡縱俘民　恩威並用

釋輕罪囚　匭焚禁書　餞非故盜
雪寃得雨　求神寃白　毀磴灌田
宥酷被戕　重懲惡奴　雪賣毒寃
罪別輕重　寬犯獵罪　齋禱明寃
驗身知寃　除造鈔害　因刀獲犯
寬詿誤民　開譬息訟　勘案無私
斬劫掠帥　立碎大珠　平械鬬怨
明空印寃　別工匠罪　杖毆民卒
因蛙鞫罪　察謀逆寃　赦冒糧將
查志考圖　按名知妄　明日來

誅造誣囚　釋民焚籍　廉靜民安
寬饑民罪　安插流民　單騎入峒
寬轎卒弁　妖言止杖　饑民非劫
李福達獄　陳洸獄　宗室奪掠
法治戚畹　法治中官　奸僧冒王
木偶躍舟　出入不平　定亂貴速
力除豪猾　微服被抶

折獄龜鑑補卷五

蕭州胡文炳虎臣蒐輯

雜犯上

用法惟公　　家語

高柴字子羔齊人孔子弟子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

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奪藥悟王　戰國策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

釋臣王乃不殺

犯蹕罰金　　　　　　　漢　書

上行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言是也

正矯制罪　　　　　　　漢　書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

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專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偃窮詘服罪軍奏偃矯制專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卽罪奏可

矯制請罪　　漢書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武帝時爲謁者河內失火使黯往視

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爲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淸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爲主爵都尉

議族郭解　　史記

郭解者河內軹人也少時陰賊感概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藉友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旣以

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曾徙豪富茂陵衛青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鬲之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議解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遂族郭解

知上書詐　　漢書

上官桀等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宏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

縛假太子　　漢書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詔公卿將軍中二

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衞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捕公主奴　　漢書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

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由是强豪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格各中兒　　漢書

祭遵字弟孫潁川頴陽人光武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

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
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
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
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
北以功封列侯

治陰氏客　　漢書

虞延爲洛陽令收考陰氏客馬成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
篣二百信陽侯陰就訴於帝帝乃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
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
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

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

德感猛獸　漢書

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虎相與東游渡江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後徵均爲尚書令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奸

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淸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
賊爲害也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

不私故人　　漢　書

蘇章字孺文扶風茂陵人舉賢良方正遷冀州刺史有故
人爲淸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爲設酒肴陳平生
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
蘇孺文與故人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
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議擅發罪　　漢　書

王望字慈卿琅邪人以鍾離意薦拜議郎遷靑州刺史甚

行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鍾離意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乃赦之

募士平盜　漢書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舉孝廉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

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宂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詔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

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

今示强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

中牟三異　漢書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

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
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
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
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
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
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
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
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
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

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

直斥豺狼　　漢書

張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司空皓之子也舉孝廉爲御史漢安元年遣綱與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者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曰冀兄弟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

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悚時冀妹爲皇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能用時廣陵賊張嬰寇亂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欲以事中之綱單車之職徑詣嬰壘曉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此誠轉禍爲福之時也嬰等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遂面縛歸降

以禮教民　漢書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由黃門郎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

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

寬亡卒罪　　魏志

高柔爲丞相理曹掾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

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卽止不殺

不可殺降　魏志

太祖西征馬超河間民田銀反世子丕遣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奮武將軍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畧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啟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

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之行也丕曰善卽往白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刑宜下吏　　魏　志

王肅字子雍東海人司徒朗之子也太和中爲散騎常侍青龍中領祕書監魏主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吏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願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汙宮掖而爲遠近所疑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

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是重於爲已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分界按圖　　魏志

孫禮遷冀州牧司馬懿謂禮曰今淸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皐陶猶將

爲難若欲使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

用法宜平　　晉書

荀勖字公曾頴川頴陰人漢司空爽之曾孫也爲廷尉正參司馬昭軍事賜爵關內侯魏主髦之討司馬昭也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閶闔門昭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昭遲之幹以狀白昭欲族誅佑勖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

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勸言於昭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命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昭稱善

釋嫌止殺　晉書

傅祗字子莊北地泥陽人魏太常嘏之子也累遷侍中時將誅楊駿而駿不之知祗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祗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壻也爲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祗證楷

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祗復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祗多所維正皆如此

發冢不罪鄰　　　　宋書

沈亮字道明吳興人爲西曹主簿民有盜發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爲無人之鄉邱壟非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

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家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

開門疑賊　　梁書

先是武帝使劉坦爲湘州刺史時東昏遣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傳檄湘郡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元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

遂不閉以疑之元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元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元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

測囚時刻　　　　陳書

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囚起自晡鼓盡於二更非人所堪宜分其刻數日再上周宏正議曰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於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衷若謂小促前期致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旣有彊弱

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膚戴就熏鍼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甯失不經罪疑惟輕古聖垂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爲允沈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古今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卽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無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宜依范泉前制

察訪民瘼

魏書

宋世景廣平人爲滎陽太守濟州刺史鄭尙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誡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棄官亡走於是屬縣畏服終日坐於廳事吏民見者皆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奸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澣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

諫遣亡逋坐

魏書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為光州刺史風化大行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挺諫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知謗訕誣　魏書

許宗之高陽新城人也為定州刺史求取不節以州民馬超謗已毆殺之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魏主曰此必誣也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之

賜牛息爭　　魏書

張長年上谷沮陽人袞族孫也爲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

不私親故　　魏書

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兒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鎭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鎭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祚免官懷朔鎭將元尼須

與懷舊交貪穢狼藉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鎭將罪狀之處耳竟按抵罪

力止妄殺　　魏書

魏張白澤爲雍州刺史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馮熙討滅之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釁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回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迓

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太后從之

露坐聽訟　　隋書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爲岷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廳事

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有命不關相着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諸病家子孫慚謝而去

去流囚鎖　　　　隋書

王伽河間章武人爲齊州參軍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然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乃悉脫其枷鎖

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卻吾當爲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帝聞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赦之詔曰使臣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其何遠哉乃擢伽爲雍令

據律擬徒　　隋書

源師字踐言西平樂都人官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恆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何以加之帝乃止

陷人非德　　唐書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矩年八十餘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於時

經釋罪四　　唐書

魏徵從李密來京師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之曰爾鬩吾兄弟奈何徵曰

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乃遣徵宣慰山東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爲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縱之

法守大信　　唐書

初戴冑爲隋越王侗守虎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後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冑清直其人哉

郎日命胄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

止坐魁首　　　　唐書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爲殿中侍御史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

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爲伸邪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無一人異辭者

罵官杖殺　　　彭大翼　山堂肆考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爲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甯者暴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誡喻期不可再犯而甯暴橫愈甚後坐事繫獄甯自恃高班慢罵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甯乃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

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暴陵辱官吏多如魯甯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更擢仁軌爲櫟陽丞後歷文昌左相薨於位

支黨非首　唐書

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佺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初爲蒲州司法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時博州刺史瑯邪王沖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沖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沖謀太后令俊臣鞫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沖督償通書合

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已伏誅語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耳太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太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旣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而何太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

別病卒罪　　唐書

太子宏高宗第五子也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有

司以征遼士亡命及亡命不及首者身殊死家屬沒官宏諫以爲士遇病不及期或被畧若溺壓死而軍法不因戰亡則同隊悉坐法家曰亡命而家屬與眞亡者同沒傳曰與殺不辜甯失不經臣請條別其科無使淪胥詔可

餞飲非反　　唐書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擢監察御史魏元忠謫嶺表崔貞愼獨孤禕之等餞於郊外張易之使人上急變告貞愼等與元忠謀反太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諷令構成其罪懷素執不從太后怒召而詰之懷素對曰貞愼餞流人當得罪以爲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越頭

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闊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旣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耳太后意解貞愼等乃免

輕罪勿重　唐書

李乾祐雍州長安人爲殿中侍御史鄠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

判逆臣子　唐書

楊昉戸部尙書纂子也官肅機時有宇文化及子訴洽先蔭昉未食未即判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寃而求

食平昉怒取牒署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可平人服其敏

失出過小　　唐書

徐有功名宏敏以字行官司刑少卿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爲奴誣告云夜解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鍛錬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太后召有功詰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未幾起拜左司郎中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說辭以求苟免故

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

判重南山　　　唐　書

李元紘字大綱京兆萬年人爲雍州司戸參軍時太平公主與寺僧爭碾磑元紘判歸僧寺長史竇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刑期遠大　　　唐　書

賈至字幼鄰河南洛陽人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敕免死以白衣詣陝郡效力至上表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

礮石一能免其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其傷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維明主全其遠者大者

乞取贓輕　唐書

河南尹李朝隱政甚清嚴豪右屛跡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侵害平人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政執而杖之遷大理卿時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逃走上

大怒令集衆殺之御隱執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匹止當坐流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叔英昧忠節定爲元勳位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被枉破家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見承嫡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應敕決杖詔決杖一百流嶺南惡處

嚴治吏卒　唐書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累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入爲京兆尹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誅舞文吏　唐書

柳公綽爲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馹係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劵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紓罪改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公綽馬害圉人命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圉人自防不至耳公綽曰安有馬良害人者乎亟命殺之

殺壞器卒　　唐書

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卒暴橫節度使白孝德不敢劾段秀實時爲涇州刺史適至請治之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選老躄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即叱左

右皆解甲令曰敢讙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旦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

內侍蔭子　唐書

李中敏爲理匭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先審其副有不可輒卻之臣謂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爲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

不重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遷給事中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議叛婦罪　　唐書

劉三復潤州句容人爲刑部侍郎朝廷用兵誅劉稹澤潞既平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劉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謀三復奏曰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則阿裴巳不得免於極法矣又況從諫死後主張逆謀稹年既幼裴爲

母氏固宜誡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源必冀應聲不施梟音全革而乃激厲凶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羣情遂使叛黨稽延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之親弟也有罪而且誅之況裴問之功効安能破朝廷法邪阿裴請準法從之

杖弄權僧　　唐書

僧存誡字資明河中寶鼎人官御史中丞僧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及坐

于頔事上欲釋之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殺鑒虛

杖抗債軍　　唐書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識非抑制豪强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縱横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

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

杖無禮將　　唐書

辥元賞不知何許人爲京兆尹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卽令左右擒出俟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

賞歡飲而罷

釋久繫囚　唐書

唐扶字雲翔并州晉陽人官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內鄉縣行市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河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浙川縣於荒野中囤儲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碩裛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十年鄧琬父子兄弟至元孫相承禁繫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元孫見在枷禁者敕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繫三代瘐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疏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

得榮經三年巳上速便疏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宜撫之才

催積年賦　　唐書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擢武功令於時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横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睅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廞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廥庸民浚渠按故道廝水溉田穀以大稔擢侍御史

雪冤揮金　　唐書

初高仁厚擒阡能冎之陳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問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推其故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陷之耳他日賂餉溪金五百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

下手爲從　　五代史

崔沂字德潤爲御史司憲糾繆繩違不避豪右寇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諸橺外而死沂劾奏請論如法彥卿對

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歸罪從者不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爲首下手爲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鬬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爲過失乃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彥卿曰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

五代史

改敕救人

張居翰字德卿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爲樞密使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州而明宗軍變於魏莊宗東征景進等言王衍族黨不少恐其爲變莊宗乃遣中使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居翰覆視就殿

柱指去行字改爲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

將卒互殺　　五代史

白奉進字德昇雲州淸塞軍人晉高祖時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范延光據鄴爲亂詔遣率騎軍三千北屯滑臺時符彥饒爲滑州節度使一夕有軍士夜掠居人奉進捕之凡獲五盜三在奉進本軍二在彥饒麾下尋命俱斬之彥饒怒其不先告深銜之明日奉進從騎數人候彥饒於牙城旣入且述其過彥饒曰軍中法令各有部分何得將滑州兵士一例處斬殊無主客之義乎奉進曰軍士抵法安有彼我今僕以咎自陳而公怒不息莫是與范延光同反

邪因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其帳下介士大譟擒奉進殺之
盧順密汝陽人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討之順密
亦豫其行時符彥饒軍士夜掠白奉進斬之彥饒軍士殺
奉進諠譟不止左廂指揮使馬萬欲從亂遇順密帥部兵
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
宮纔二百里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奉進
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
者殺之萬曰善萬部兵尙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
動乃執彥饒送大梁斬之

放叫譟生

史德玧中書令宏肇子也乾祐中授檢校司空領忠州刺史粗讀書親儒者嘗不悅父之所爲貢院嘗錄一學科於省門叫譟申中書門下宰相蘇逢吉令送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玧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公卿如此蓋欲彰大人之過宏肇深以爲然卽破械放之後之識者尤嘉德玧之爲人焉

貸誤殺罪　陸游南唐書

南唐宰相馮延巳晩稍自厲爲平恕蕭儼嘗廷斥其罪及儼爲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坐死議者皆以爲當死延巳獨揚言曰儼爲正卿誤殺一婦人卽當以死君等

今議殺正卿他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赦宥宜加宏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

枉殺有罰　五代史

唐明宗詔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己之言庶民知過今月十七日據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鬬之事朕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旦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載聆讜議方覺失刑亦以渾公兒誑誣頗甚石敬瑭詳覆稍乖致人枉法而殂處朕有過之地今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其石敬瑭可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

二十仍銷在身職銜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

殺馬視粟　五代史

閔帝即位加石敬瑭中書令及增食邑敬瑭性簡儉未嘗以聲色滋味輒自燕樂每公退必召幕客論民間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難犯事多親決有店婦與軍士訟云曝粟於門爲馬所食而軍士悉訴無以自明敬瑭謂鞫吏曰兩訟未分何以爲斷可殺馬刳腸而視其粟有則軍士誅無則婦人死遂殺馬馬腸無粟因戮其婦人境內肅然三月移鎮常山所歷方鎮以孝治爲急見民間父母在昆弟分

索者必繩而殺之勤於吏事廷無滯訟

截足事佛　　玉堂閒話

蜀將王宗儔帥南梁日聚糧屯師日興工役鑿山刊木晷不暫停運粟泛舟軍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釋氏軍中皆右執凶器左秉佛書誦習之聲混於刁斗時有健卒李延召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設詐陳狀云近者得見諸佛如來乘輿跨象出入巖崖之中今乞蠲兵事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證無上之果宗儔判曰雖居兵籍心在佛門修心於行伍之間達理於幻泡之外歸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壯哉貔貅何太猛利大願難阻眞誠可嘉準狀付本軍

除落名氏仍差虞候監截一足訖送眞元寺收管灑掃焚修此卒本欲以矯妄免其役及臨斷足則怖懼益切遷延十餘日哀號宛轉避其鋒鋩宗儒聞之大笑而不罪焉

牛無千斤　通鑑

胡進思字克開家於霅川從錢武穆王鏐軍中累功拜內衙統軍使及嗣王宏倧立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宗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

寬邊將罪　宋史

李漢超字顯忠雲中人領齊州防禦使關南兵馬都監民

有訟其強娶巳女爲妻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曰否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爲農婦乎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尙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邪漢超感泣在郡十餘年有善政

細審活盜　宋史

趙普字則平幽州人遷洛陽范質征淮南奏爲軍事判官宋太祖拔滁州待以宗分適太祖父臥病普朝夕奉藥餌

不離嘗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十七八益奇之

立斬妖賊　宋　史

陳起蘄春人南唐舉進士爲黄梅令時有妖賊諸祐者自言能使貧者富貴者貧俚民效之積衆數百夜行晝息取貲於盜起到官數日籍祐爲里長不服且嫚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耳起聞執祐斬之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

部校誣將　宋　史

太祖將征澤潞遷郭進本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以備并寇太祖每遣戍西山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

殺汝矣有部下軍校告其陰通太原將有異志者太祖詰之軍校辭窮復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太祖命執以與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

燒草弭盜　　宋史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郭崇鎮深趙以辛仲甫為觀察判官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未至崇憂懣失據謂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為之奈何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公首効節軍民處置率循

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遣偵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聽彼伺察久當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覘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甫入拜右補闕出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爲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塚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禽百餘人盡斬之

誣訟大臣　宋史

謝德權字士衡福建人提點京城倉草場先是廥積多患地下溼德權累甓爲臺以藉之遂無敗腐京城衢巷狹隘命德權廣之初受詔則先撤貴要邸舍羣議紛然詔止之

德權請曰臣已受命不可中止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客屋室僦貲耳非有他也上從之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之制有兇人劉曙僞澄雅訟執政與許州民陰搆西夏爲叛者詔溫仲舒謝泌鞫問令德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翌日對便殿具奏其妄泌獨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德權曰泌欲陷大臣邪若使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事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上乃可之

單馬諭賊　　宋史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知果州時賊酋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木槽彀弓露刃詔書招之未下咸請

發兵殄之道曰請往諭之遂微服單馬數僕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豈害我者即相率投兵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驛聞璽書褒諭

力除內賊　宋史

馬知節字子元幽州薊人也以蔭補供奉官護兵博州契丹入邊敗我師於君子館先是知節完城繕甲儲積芻粟吏民以爲生事既而契丹果至以有備引去時部民入保避寇卒有盜婦女首飾者護軍止笞遣之知節曰民被外患而來反罹內寇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命斬之徒知定

遼軍時議調河南十三州之民輸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
適至軍議事知節曰軍少粟多驗其紅腐當得十之六七
知古從之果獲粟五十萬斛分給諸屯遂省河南之役

折服外藩　　宋史

召知桂州陸詵爲天章閣待制除知延州會西夏李諒祚
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辭攻圍大順城詵
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詰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
使者及歲賜而移牒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辨此諒
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
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詵以爲未可明年又乞留賜

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始因詵謝罪共貢職

諭衆定亂　　　　宋史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官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會渭州得勝砦主姚貴殺監押崔絢劫宣武神騎卒千餘人叛攻羊牧隆城滋馳至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砦招討使令滋給賜降卒及遷補將吏滋以爲如是是誘其爲亂藏其牒不用范仲淹韓琦經畧陝西舉滋可將領得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或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會契丹民數違約乘小

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累歲莫敢禁後又造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慮之以滋可任徙知雄州滋飭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籍其舟移文還涿州漁者遂絕

諭叛黜儒　宋史

孫覽字傳師龍圖閣直學士覺弟也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卒苦其將虐謀因大閱殺之以叛覽馳往諭曰將誠無狀然已趣吏奏罪矣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滅族邪衆意遂安仁宗壯其材擢爲右司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便還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束勿建官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省北道

餉餽悉從之歷知桂廣渭三州夏人入邊徼大將苗履槃之履稱疾覽按正其罪竄房陵轅門肅然

痛抑姦吏　宋史

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暴漲民輒驚擾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累遷樞密副使知祥符陳詁治吏嚴急空縣逃去太后怒命加詁罪時呂夷簡嫻聯不決堯佐獨曰罪詁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者由是得免

力辨活四　宋史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爲分甯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

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甯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恥

止誅叛首　　宋史

呂居簡宰相夷簡弟也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如何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

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徐州妖人孔直溫挾左道誘軍士爲變或詣轉運使告不受詞居簡令易其牒盡捕究黨與貸詿誤者請於朝斬直溫等濮州復叛都民驚潰居簡馳往獲首惡誅之因大閱兵享勞姦不得發用二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

收挾持吏　宋史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登進士知洪州州有歸化卒皆故時羣盜適僚吏鄭陶饒奭挾持郡事造飛語言官稟陳惡卒有怨言槩不荅會有自容州逃戍而歸更犯法者斬之以徇因收陶奭抵罪闔府股栗

治榷剽盜 宋史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轉知齊州以疾奸息盜為本曲堤周氏子高賊良民汙婦女奪僭服器縱橫里中章邱民聚黨號霸王社椎剽村落鞏悉寘於法

弭鄰封盜 宋史

劉永年字君錫并人爲永興軍路總管契丹遣使來請帝繪像遣副張昇報使契丹以未得志夜取巨石塞驛門衆皆恐永年素有力手擲棄之契丹驚以爲神遷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不敢過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檄捕縱火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事乃不敢復言

除害民僧　宋史

歐陽載字則之廬陵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臂禱雨官爲起寺於龜山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

百人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呼號不得免戴聞之驚曰害有大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毀其寺

赦斬卒將　宋史

尹源字子漸河南人通判涇州時知滄州劉渙坐專斬卒降知密州源上言渙爲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渙遂獲免

釋失教生　宋史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爲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

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爲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捕生下獄獵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於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獵加敬徙爲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蒐田爲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爲清長官

懲不法吏　　宋史

楊紘字望之禮部尚書億之從子也歷荆南福建轉運按察使江東饑紘開義倉賑之吏持不可紘曰義倉爲民也稍稽人將殍矣紘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

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千萬家俱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夫或過期不敢之官

諭衆勿亂　　宋史

竇卞字彥法曹州寃句人舉進士第通判汝州綦悼王葬汝宗室來祔者衆得兵五千郡守林濰以汝與其鄉近因使𡋯薪芻鐵石致其家衆怨憤謀殺濰會日暮門閉不果遂挾大校叛卞啟關招諭之曰汝曹特醉酒狂呼爾毋恐衆小定乃密推首惡羈之請於朝詔濰致仕悉配徙亂者擢知深州河決滹沱水及郡城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

矣吾甯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

諭思歸叛卒　　宋史

呂公孺字稚卿公弼弟也歷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靜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累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爲政明恕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孺曰主

者番代不一易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曰宮嬪狎至奈何專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戶部尚書

追斬叛卒　宋史

林廣萊州人授內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嘗護中使臨邊將及烏雞川遽率衆循山行道遇熟羌以險告廣不答夏人果伏兵於川計不行而去告者乃諜也韓絳奏爲本道將慶兵據北城叛廣在南城望其衆進退不一曰是不舉軍亂也挺身縋城出其後諭以逆順皆投兵聽命出者才三百人廣語餘衆曰亂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聽命不唯得活仍有功得百餘人激厲要束使反攻城下兵禽戮

皆盡遂平北城出追亂者至石門山諭之不肯降縱兵尾擊始請命廣曰不從吾言今窘而就死非降也悉斬之

焚神杖巫　宋史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爲監察御史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爲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賄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等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託鬼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

滅妖黨罪　宋史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知信陽軍官捕爲妖術者餘黨懼及羣聚山谷間士宏請減其罪招之即相帥歸命徙知漢州校實民產使力役不濫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虛籍士宏考校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以廉能薦由三司開拆司擢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爲寇嶺徼驚搖士宏灼其非是日從賓客宴游爲樂民賴以安

徐誅悍卒　　增智囊補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兇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强入其家

爭鬬至殺人畏罪驚散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遇事須有此鎮定力量然識不到則力不足

先散叛黨　增智囊補

辥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出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時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塗炭矣

自梏求神　增智囊補

黄震通判廣德州廣德俗有自嬰桎梏自拷掠而以徼福於神者震見一人召問之乃兵也即令自狀其罪卒曰無有也震曰爾罪必多但不敢對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風遂絕

痛抑頑民　　　　　　　　　　　　宋　史

朱軺字國器桂陽縣人通判邵州統制長倩殺江華叛蠻降者百餘人以首級夘賞將士又舉人唐貢引叛蠻至戮錦田一千三百餘家民因叛蠻群起爲盜兩獄株連千人潭帥檄軺往推治鞫留三十八人餘悉保釋擢知邵州有私酤家卒同惡人擊尉傷足鞫勘獄具而遇赦軺曰承平

日久頑民强横不可長復收繫以聞詔令刺配河北

擢帥安兵　　　　　　　宋　史

張旻字元弼開封人授西頭供奉官契丹圍望都旻與諸將從間道往援比至城已陷矣旻與敵戰身被數創殺契丹梟將召還入對帝曰卿嘗請北伐契丹入塞與卿所請興師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令領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旻請行帝喜命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

大事真宰相也

主帥宜重　　宋史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知崇陽縣勸民拔茶植桑後榷茶法行崇陽民獨安其利太宗聞其強幹擢拜樞密直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封駮司張永德爲幷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蜀賊張餘復盛乃以詠知益州詠至王繼恩上官正擁兵玩寇不進部下復剽民財詠不欲失歡以言激正

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家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

請除非刑　　宋史

刁衎字元賓昇州人知睦州桐廬縣會詔羣臣言事衎上疏刑書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赴御史臺敕杖不拘大小皆赴廷尉以重聖皇明愼刑罰之至意或有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刖足釘身國

門布令亦望減除其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因其生和氣無傷必臻上瑞再遷大理寺丞

寛殺牛罰　宋史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華陽驛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業報可

卻金籍穀　宋史

歐陽曄字日華廬陵人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人奇峯寺僧以奸利致富轉運使命曄籍之僧致白金千兩爲饋曄笑而卻之曰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能盡以輸官賑民則吾不汝籍僧喜諾盡輸之饑民賴以全活知桂陽有爭舟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獨留一人曰汝持七以左手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矣囚即服罪

罪難委奴　　宋史

程琳字天球永甯軍博野人歷知制誥權三司使范雍使契丹命琳發遣三司使大倉賸軍粟陳腐不可食歲且饑

琳盡發以貸民凡六十萬斛饑民賴以全活而軍得善粟擢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貸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詞色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

釋蠱獄罪　宋史

魯有開字元翰亳州譙人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問閶其名不敢入境移知確山縣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爲有循吏風擢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之

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

捕僧禁巫　宋史

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徙知鄠州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民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饑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為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

官民皆便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死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

立誅叛卒　　宋史

王鼎字鼎臣大名館陶人知深州王則以貝州反深卒龐旦等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鼎夜

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爲之備翌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候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劫囚鼎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於市衆皆失色一郡帖然

用刑宜正　宋史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知開封府官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元昊朝貢不至偃曰遽討之太暴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

辭屈而后加兵則其不直者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

善御士卒　　宋史

李惟賢字寶臣贈中書令昭亮子也以父蔭知莫州州倉粟陳腐戍兵大譟不肯受州人皆恐惟賢馳往諭曰邊兵眾則積粟多廩數多且積久能無陳腐乎欲盡取新則陳者何所歸遂斬首惡一人流十人軍中帖然召還知冀州會遷補禁軍自隸籍後犯贓汚者皆絀爲下軍惟賢曰武士何可責以廉節月抵罪在昔今不可以新令繩之帝爲

更其令

力杜妖妄　　　　　　　　　　　　　宋　史

程珦字伯温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珦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

決反卒罪　　　　　　　　　　　　宋　史

楊偉字子奇建州浦城人通判單州會巡檢部卒李素合

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爲而反俱曰將有訴於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

斬扞杖卒　宋史

呂公弼字寶臣壽州人歷知成都府其治尙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甯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寘挾怨卒　宋史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知慶州戍卒有告大校受賕

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

免逗撓罪　　宋史

方偕字齊古興化莆田人爲温州軍事推官歲饑民欲隷軍就廩食州不敢擅募偕乃詣提點刑獄吕夷簡曰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爲盗矣夷簡從之籍爲軍者七千人元昊寇塞門鄜延副總管趙振不出救詔偕往按之法當斬偕奏兵寡不敵苟出以餌賊無益也振由是得免

諭民息訟　　宋史

蘇頌字子容潤州丹陽人知江甯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税

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須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鄉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須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至領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須諭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

愛惜衣冠　　宋史

蘇須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加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須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部金

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屬仲宣不差官比校止係進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帝曰善因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法

寬限完逋　宋史

李師中字誠之楚邱人知洛川縣民有罪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於民或詔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繫甚衆師中爲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汝期可乎皆感泣聽

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提點廣西刑獄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像立祠以事稱爲桂州李大夫不敢名

違制故失　　宋史

王贄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贄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贄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贄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

制書如陛下言亦復無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拜參知政事京師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變爲犬狼狀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曾時知應天府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尋遷吏部侍郎

軍譟不賞　　宋　史

孫沖字升伯趙州平棘人爲河東轉運使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捽守佐堂下劫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沖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

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沖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

奏免毀廬　　宋史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通判大名府羣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其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邪具上以聞上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

議獄寬平　　宋史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累官刑部員外郎舒亶坐官燭事

執政欲律以自盜吉甫持不可南郊起幔城督役嚴急董者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役卒以聞吏論死神宗怒甚吉甫求對從容言非詛咒不應死帝爲霽威得釋走馬使言蘇軾南遷所過郡守延館迎禮吉甫議當笞太倉火議誅守者吉甫又力爭之皆如所請其持論寬平類此

矜慎庶獄　宋史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人官大理卿執政惡諸州多讞大辟將加劾治晉卿語執政曰祖宗之制可疑可矜者許上請仁恩之至也苟讞而獲譴誰復上請議者又欲引唐三覆奏例令天下庶獄悉奏決晉卿曰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

命恐自今瘐死者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士大夫推其忠厚

鋤惡長善　宋史

畢仲衍字夷仲丞相士安曾孫也以蔭爲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興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卽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爲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敕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無益也不如取

宏治之不辯自直矣嘗攝縣事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於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

坐告訐罪　　宋史

杜純字孝錫濮州鄄城人以蔭爲大理正上言比來告訐者衆或徒隸觖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賞賚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識所逮之囚囚不省見逮之故若使有司先詰其實而坐爲欺者以誣當無不竟矣

厚譴宗室　　宋史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弟也從河東唐介辟熙甯中鄜延路

城囉兀河東發民四萬負餉宣撫使韓絳檄使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今驅之深入此不爲寇所乘則凍餓而死耳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民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之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宗室令騂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旣火敗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今灸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爲戒詔從之

治曆名書

王安禮知開封府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人帝付安禮令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畧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辟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辟曰若豈有素不快者邪曰有持筆求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相銜卽命捕訊果其所爲梟其首於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爲神明

妖人詐角　　宋史

何執中守伯通處州龍泉人調亳州判官亳數易守政不治會譽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專無纎鉅悉委以剸決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寖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

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卽扣頭引伏

重入輕出　　　　　　　宋史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提點開封刑獄朝廷議取諸縣牧地民占耕歲久當平邱墓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爲請於朝詔復與民改提點西京北路刑獄會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挺身立其上隨者如蟻不日埽成擢給事中有司議天下讞獄失出入者與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輕出恤刑之意一旦均之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皇上好生之仁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爲政寬厚屢雪刑獄活以百數

神帽非御服　宋史

李宗伯字會之河陽人知太康縣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指災爲熟望深察其違戾而寘諸罰入爲將作少監開封民有黷神祠故帽飾以龍者吏以爲乘輿服御宗伯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爲爾尹不從其以請如宗伯議累遷刑部侍郎

發錢治卒　宋史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通判德州哲宗郎位賜士卒緡錢郡守貪耄不時給卒怒譁持白挺突入府守趨避左

右盡走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即定

懲奴械吏　宋史

吳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邱主簿畿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大鹿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擇仁按致於理稹羞恚譖之於上上使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疾驅至慮囚摘隱剔抉察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尋

召詣闕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故事三日一聽訟庭下列曹吏十輩呼云某人送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擇仁視事日有賣鑑者以捕盜官諸司使服金帶狃故習來前擇仁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倚勢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迹取之投寘於遠戢中以事出知熙州

不媚權要　　宋史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官監察御史上十事其論當十夾錫錢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至十當千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

而不爲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爲貴一切改鑄則猶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私鑄又將使西北効之是導民犯法也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京猶以爲緩遣畸往代畸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畸三秩

救諸將死　宋史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進士及第調寶雞尉知柏鄉縣

民訟皆決於庭受罰者不怨遷侍御史夏人寇涇原遂誘吐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帝悟釋不治遷刑部尚書

戲言當杖　　宋史

以龍圖閣直學士范純禮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

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耳徽宗從之拜禮部尚書

赦亡卒罪　宋史

時金兵至河北吏部侍郎程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曰彼猖獗如此陛下尙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咏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府尹故時大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甯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請以隸步

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如法振曰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之

將亂莫弛　宋史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知溫州屬縣樂清或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聽編隷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嘗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善之

吏鞫現在　宋史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授富陽主簿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

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遷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吏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誤能免令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吏獲免

告神獲犯　　宋史

葉立志字仲愿調南安縣尉縣有死獄檄往驗視一屍無首人皆難之立志焚香告天夜設榻屍側夢神人曰死者之首投於溪北殺之者已遁於潮之小江矣毋發急詣溪北尋之果獲移文至小江捕之見一人磨刃江側捕者詰

之曰汝非南安殺人者乎其人驚怖刃墮地於是就擒一
鞫卽服人稱其神

祝詛自斃　　宋史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知莆田縣事時歲凶部卒并
饑民作亂者戮之籍閉糴抑强糴一境以肅囊山浮屠與
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過寺其
徒揭其事鐘上以爲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微
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賀明首僵無疾而死

斬將肅軍　　宋史

董槐字庭植定遠人歷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

而譟守尉闔不出槐騎從數人詣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爲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彥直之家徙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胥吏震恐不敢侵民吏講求民生利害與張弛之大計次第舉行蒐討軍實常若敵至禆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槐斬之一軍肅然擢知建康立賞格三等教射士肄坐作進退擊刺之技盡爲精兵

饑民非盜　宋史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

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爲亟出慰勞遣之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間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踰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爲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

核倉吏罪　　宋史

張治字元德臨江之淸江人官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治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治治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爲證云改袁州司理參軍郡守以

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治鞫之治廉之為都吏所賣

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治度守

意鋭未可嬰姑縶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

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

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

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為罷都吏而免所籍之

家

單車察寇　　　　宋史

張洽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

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於郡黥之

湖南郡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治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尋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賊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治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治言於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寃而得雨載於方冊可考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疑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

斬盜靖譁　　宋史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提點江東刑獄休甯有淮民三十餘輩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曰持兵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安饒州兵籍溢數供億不繼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彌鞏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諸營帖然廩給亦大省擢知婺州

斷田歸岳　宋史

幸元龍字震甫高安人初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飛家爭田歲久不能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閱視卽擬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

家不足以謝天下尙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於岳卷付於火時論韙之

不妄邀福　　金史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天會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圍視莫知所爲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間耳天眷三年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因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回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巳福而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

雪同飲冤　　金史

李完字全道朔州馬邑人歴同知廣甯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屍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其寃以獄畀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尋授南京路按察使

焚亂黨籍　　金史

石皐定州人補郡吏從齊王閻母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閻母怒之及城破命皐計州民人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皐緩其事閻母讓之皐曰大王將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

皐之稽緩安敢逃罪閻母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治指其坐謂皐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皐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聽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子琚生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歷官宰相

葬冢非實　金史

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官左諫議大夫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短長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

置於杖端因而致死問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彙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黃紙大書敕賜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摹作寶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議宜準僞造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若僞造不限用泥及黃蠟令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僞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赦之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此矣

虛言無實　　金史

劉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爲尚書省令史有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儈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議寘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贓殺之冤金主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析冤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辨愈力張天綱爲具奏辨析之得不死調新蔡令先時縣賦民以牛多寡爲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畜繁者不加賦民遂殷富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爲兵而優其糧間有歸者頗艱於衣食時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可

迎詔失儀　　　　　　　　　　　金　史

馬琪字德玉大興寶坻人爲中都路都轉運使時戸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者或舉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爲戸部尚書久之削官一階初琪病告近侍傳旨不具服曳履而出有司議當徒二年減外猶追官解任大理少卿閻公貞以爲琪本惶遽失措與非病告有違不同宜減徒二年三等論之上從公貞議任職如故

亂民非叛　　　　　　　　　　　金　史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累官安武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

一旗上圖亢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汝何許人對曰山西人復問曾爲盜殺人否對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皆服其明察

察告逆誣　　　　金史

馬諷字良弼大興漷陰人爲獻州刺史民有告謀不軌者株連數十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具伏其誣衆懽呼感泣入爲大理少卿

捉要弭亂　　　　金史

張弈字彥徵澤州高平人仕齊爲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

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弈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畧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鑄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弈以闔門保郡人無他遂止擢同知太原尹

鉤奴察盜　　金史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訛魯古必刺猛安人爲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鉤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屛迹累官莒州刺史譏屬縣盜伯

嘉曰饑寒爲盜得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召爲御史中丞會抹撚胡魯刺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胡魯刺所言是有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爲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而不問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如近日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得生必不能爲

國矣

察無叛情　　　　金史

趙楠字才美高平人歷官刑部郎中定國節度使僕散納坦出之子忙押門與兄石里門及護衛顏盞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事出投北兵省詔楠推其家屬及同飲人時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處之至於忙押門妻皆被訊掠其母完顏氏曰忙押門適其父妾父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徵問之召小吏郭從革喻以風旨從革言之楠方食擲匕筯於案大言曰甯使趙楠除名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

以妾事上聞上命赦出之

杖犯禁僧　金史

王脩字脩然涿州人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戚之門脩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嘗有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脩曰奉主命令卽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

杖請屬豪　金史

完顏承暉字惟明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不與新喜愬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

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

力折權要　　金史

李仲略字簡之澤州高平人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坐贓上命仲略鞫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重略奏曰教化之行當自近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縣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况執中兇殘很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是也授山東東西路按察使

呼名獲諜　　金史

趙重福字履祥豐州人官同知陳州防禦事宋諜人蘇泉

入河南重福迹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愴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改滄州鹽副使歲饑民煮鹵爲鹽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甯使課殿不忍殺人歲滿課殿當降尚書右丞完顏匡三司使按出虎知其事乃以歲荒薄其罰

紀律宜嚴　　金史

元兵旣逼詔以完顏仲德行關陝以南元帥事遂扈從至蔡領省院事無鉅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無西志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謂月糧不優幾於駡詈仲德大怒縛德杖之金主諭之曰此軍得

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仲德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彊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於國亡不敢有犯

正逃將罪　　　　金史

諜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門都水監毛花輦易其人不爲備未幾果連筏大譟傷殘下邑而去命侍御史馮璧鞫之坐以闒寇弛備來旣

不戰去又不追在法皆當斬或言二將皆寵臣都水復累
巨貲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何益璧曰睢陽行
關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
望乎即具所擬以聞關中旱詔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寃
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坐繫獄同州官僚
問何以處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行且爲駐蹕之所設若
失之則河南陝西有脣亡之憂以彼宗室勳貴故使鎭之
平居無事竭民膏血爲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
此而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以論死

矜募誅逃　　　　　　　元史

征討之際隷軍籍者憚於行役往往募人代之又軍中多逃歸者朝廷下制募人代役者杖百逃歸者死命斷事官布魯海牙按順天等路及至州縣得募人代者萬一千戸逃者十二人然募者聞命將下已潛遣家人易代募者海牙曰募者已懼罪往易逃者因單弱思歸情皆可矜遂奏輕減有丁多產富而家人不往及未至役所即逃者則曰此而不殺何以戒後有竊妓逃者吏論當死海牙曰敗亂綱常罪固宜死此妓也豈可例論命杖之

誣告謀反　元史

阿魯渾薩里畏兀人宿衛內朝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

命遣使捕之使已發阿魯渾薩里入諫曰言者少安使不可遣帝曰何也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擢左侍儀奉御

禁賣墳地　元史

郭貫字安道保安人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淮草地又言近見江淮無知諸人多有發掘父祖墳墓將地改售於人者止圖利已莫恤祖宗往往聽信野師妄以風水誑

惑曰某山強則某支富某水弱則某支貧或曰茲山無鼎鼐之形安得出一品之貴茲山無倉庫之象安得致千金之富於是有一墓而屢遷不已者有子孫不肖不能固守從而墮師巫之術但知多取價鈔忍於拋掘者甚有豪強之家貪信風水不惜金錢誘之遷移轉賣者更有圖殉葬之金銀破祖宗之棺槨并投骸骨於水火者當今世風澆薄爲人後者不務勤儉破蕩財產及至貧乏之不自咎責反謂先塋風水不利所致以致輕發祖先塋地高價貨賣不仁不孝情罪非輕若非明定嚴刑切恐愚民沿襲視爲泛常嗣後移棄屍骸不爲祭祀者合同惡逆定罪買地人知

情者減二等科斷元價沒官野師並行責遂庶幾令嚴而民不敢犯刑曹是其言著爲令

保降卒命　　元史

沈璋字子達奉聖州永興人廸古乃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謀開門降從平潞州命璋知潞州事璋至招復逋逃賑養困餓收葬橫屍初賊黨據城潞之軍卒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牒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大怒欲殺璋璋顏色不動對曰招亡撫從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蓋爲賊所脅有不得已者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衆璋死何憾乃皆釋之改同知太原尹時介休人張覺聚黨

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皆殺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之覺卽日降

保全巨室　元史

伯顏伐宋賈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旣渡江下鄂漢伯顏以大軍東下居貞以僉行省事留鄂於是發倉儲以振流亡東南未下州郡商旅留滯者給引以歸免括商稅并湖荻禁蘄州民傅高起兵應宋閫廣二王居貞遣宣慰鄭鼎將兵討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誅之以絕禍本居貞曰高鼠子無知行就戮耳大姓何預吾能保其無他

所全者衆遷江西參政時逮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投其帖於火士卒有挾兵器入民家誣爲藏匿以取財者皆痛繩以法南安李梓發作亂慮將帥出擾民下令親征營於城北遣人諭之衆聞居貞至皆散匿不爲賊用梓發自焚死師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調兵擒之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謂與賊通居貞曰元惡誅矣蔓延何爲命焚其牒

止殲渠魁　元史

王檝字巨川鳳翔號縣人金授副統軍守涿鹿隘元太祖將兵南下檝鏖戰三日兵敗見執將戮之神色不變太祖

義而釋之授都統佩以金符時河間淸滄復叛帝命檝討之復命駙馬孛禿分蒙古軍及糺漢軍三千屬檝遂復河間得軍民萬口孛禿惡其反覆欲盡誅之檝解之曰驅羣羊使東西者牧人也羊何知哉殲其渠魁足矣釋此輩遷之近縣強者使從軍弱者使爲衆此天之所以畀我也何以殺爲從圍燕京燕京降檝進言曰國家以仁義取天下不可失信於民宜禁俘掠以慰衆望時城中絕粒人相食乃許軍士給糧入城轉糶又以田野久荒兵後無牛具索軍中所驅牛十取其一分給近縣民大悅

諭羌止亂　　元史

張庭瑞字天表臨潢全州人以宿衛從憲宗伐蜀爲先鋒蜀平陞諸蠻夷部宣慰使甚得蠻夷心蜀碉門羌入市爭價殺人碉門魚通司繫其人羌酋怒斷繩橋謀亂左丞汪惟正問計庭瑞曰羌性悍以鬬殺爲勇今如蜂毒一人而郎以門庭之寇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諭彼悟當自囘矣惟正曰使者無過於君庭瑞從數騎往諭之曰殺人償死羌與中國之法同有司繫諸人欲以爲見證耳而汝即肆無禮如行省聞於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長棄槍弩羅拜曰我近者裂羊髀卜之曰有白馬將軍來可不勞兵而罷今公馬果白敢不從命乃論殺人者餘盡縱遣之遂

與約自今交市者以硐門爲界無相出入

爲主宜旌　　元史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從伐宋圍潭州斌攻鐵壩挾盾先登阿里海牙持酒勞之斌曰潭人膽破矣若斂兵不進許其來降則土地人民皆爲我有重湖以南可傳檄而定若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從之卽遣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咸欲屠之斌曰彼各爲其主耳宜旌之以勸未附者且殺降不祥諸將乃止

軍民無異　　元史

王慶端字正甫藁城人官侍衛都指揮使建威武營以處

衛兵經畫田廬使各安業別立神鋒軍親教以蹶張弩技作整暇堂屏利局浚渠構室如治家事改詹事丞時有司欲就威武貸粟數萬石濟饑民裕宗在東宮以問慶端慶端對曰兵民等耳何間焉卽命與之帝嘗遣近侍夜出伺察爲邏卒所執近侍以實告卒曰軍中惟知將軍令不知其他近侍以聞帝賞以黑貂裘

除强猾豪　　　　元史

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爲河南經略使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强取民女三十餘人璧按其罪立斬之劉大驚時天大雪因詣璧相勞苦且酌酒

賀曰經略下車誅鋤强猾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當大至矣劉屏氣不復敢出語歸卧病數日以懼死

盡縱俘民　　元　史

時張世傑奉益王昰走台州閩中亦爲宋守復敕中書左丞董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毋踐田麥曰在倉者吾旣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以故南人感激所至輒下次台州盡縱諸將所俘台民得免者數萬口由温州踰嶺而南漳泉建甯邵武諸郡相繼送款閩人感其德立廟祀焉

恩威並用　　　　元史

詔復以忽辛爲雲南行省左丞豪民避徭役往往投王府宿衛家有司不勝供給忽辛按元額所無者悉籍爲民去宿衛三分之二馬龍州土司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授宣敕納賊以示信事覺宗王將不問忽辛反覆研鞫得反狀竟斬之緬國主負固不臣忽辛遣人諭之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爲汝更之緬國主聞之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今聖德所致敢效方物既入帝賜緬主以世子號爲白蠻應輸租賦歲發軍徵索忽辛以牓諭之不

遣一卒而額賦完

釋輕罪囚　　　　元　史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歷官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日澍雨大降遂爲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囚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能盡食此乎召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廉訪分司官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稱爲先生

亟焚禁書　　　　元　史

張昇字伯高平州人知汝甯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

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旣而事聞廷議謂昇脫姦軌遣使窮問卒無跡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曰事固類姦軌然昇備位郡守爲民父母令斥誣訴免冤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

饑非故盜　元　史

時湖廣省臣僞爲警報馳驛入奏以圖柄用右司郎中敬儼面詰之曰汝守方面旣有警豈得離職是必虛誕耳其人竟以狀露被斥旱蝗爲災民多因饑爲盜有司捕治論以眞犯獄旣上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爲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

雪冤得雨　　元史

王惲字仲謀衞州汲縣人爲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初太平縣民陳氏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決朝廷委惲鞫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時絳久旱一夕大雨尋拜監察御史劾都水劉晸監修太廟畢功纔數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權貴不能容出爲平陽路判官

求神冤白　　元史

觀音奴字志能唐兀人累知歸德府彰德富商任甲至睢陽驢斃令郗乙剖之任以怒毆乙經宿死乙有妻王氏妾

孫氏孫告官官吏納任賄反坐孫罪下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出孫於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吾以乙事祈諸城隍令神顯應有睢陽小吏亦預乙事畏觀音奴之明且懼神之靈也乃自陳曰乙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情吾亦得賄敢以首於是罪任啇而釋乙妾甯陵豪民楊甲夙謀王乙田不能得値王以饑挈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王妻來訴楊行賄僞作文憑曰王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就崔府君祠質之楊懼神靈先以羊酒浼巫求神勿洩其事及兩造詣祠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其實乃坐楊罪

還王氏田責神而撤其祠

毀磑灌田　元史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爲清苑縣尹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磑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磑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磑仍以事聞於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命築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甯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在清苑四年民視之如父母比遷去立石頌

其德

官酷被戕　　元史

賁裕字仲寬洛陽人官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真極刑者七人從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太寛裕辨之益力遂陳其事狀於中書刑曹竟從裕議

重懲惡奴　　元史

張礎字可用眞定人歷知威州有婦人乘驢過市者投下

官暗赤之奴引鳴鏑射婦人墜地奴匿暗赤家礎將以其事聞暗赤懼乃出其奴論如法已爲江南浙西道副使遂安縣民聚衆負險爲亂命礎與浙西宣慰同知劉宣往討宣銳欲進兵礎曰江南新附守吏或失撫綏宜遣人招之以全衆命宣不可礎曰招之不來加誅未晚遂遣人往諭逆黨果自縛請罪礎釋之宣乃嘆服

霽賣毒冤　元　史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歷官安西興元兩路總管在興元減職田租額站戶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富商所貨獄上利

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

罪別輕重　元史

行臺御史劾江浙平章不法者十七事遣中臺侍御史尙文往按平章堅不服且訐御史違制取會防鎭軍數帝命省臺大臣議咸曰平章勳臣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憩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法卽有罪亦輕廷辨數四與臺省入奏帝悟平章御史各坐杖遣

寛犯獵罪　元史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累擢吏部郎中仁宗卽位故事凡潛邸官吏不次遷轉若愚以歲月定其資品遂著爲令尋擢中書左司郎中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若愚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減其刑

齋禱明冤　　　　元史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累拜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彧者被誣以贓獄成問之但俛首泣不語滋大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彧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進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

爐中得其遺槀今藏壁間豈其人邪視之果然明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出火中書狀示之皆驚愕伏辜或遂得釋改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因禱曰滋奉命來參省事而安西不雨者三年民饑而死滋將何歸願神降甘澤以福黎庶到官果大雨滋即開倉以麥五千餘石給小民之無種者俾來歲收成以償官民大悅

驗身知寃　元史

鄧文原字善之錢塘人歷官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縶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

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吏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人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眞殺人者

除造鈔害　　元史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累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僞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魁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很鷙因僞造致富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一人爲妾民罹其害銜寃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

害不除何以牧民卽張牓禁僞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併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僞造二人并贓者乃鞫之款服友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與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

因刀獲犯　　　　　　　　　　　　元　史

汪澤民字叔志嚴之婺州人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其弟子急欲得師財且𠰥其箠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

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卽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爲神

寬註誤民　　元史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淸河人董士選僉浙東樞密院事辟爲掾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遇之及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椽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誅之擒賊三百八明善議緩註誤得全活者百三十八旣又得賊所書籍吉民丁十萬於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

開譬息訟　　元史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新喻人爲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爭訟訴於庭者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覆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考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

勘案無私　　元史

甯夏人有告買買等謀害太師伯顏者伯顏委自當等往甯夏鞫問無其情乃以誣罔坐告者罪伯顏怒自當前曰

太師所以令吾三人勘之者以國法所在也必以畀吾三人則自當實主其事宜獨當之伯顏乃左遷自當同知徽政院事自當歷事四朝衎衎在位剛介弗同終始一節有古遺直之風卒以是忤權貴不復柄用君子惜之

斬劫掠帥　元史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以勳臣子累遷平章政事行省江浙適盜起汝潁蔓延於江浙慶童往討之以次克復旣乃令長吏按視民數凡詿誤者悉置不問招徠流離俾安故業發官粟以賑之存活者甚衆會平江湖州陷義兵元帥方家奴以所部軍屯杭城之北關鉤結同黨相煽爲惡劫掠

財貨白晝殺人慶童言於丞相達識帖睦邇曰我師無律何以克敵必斬方家奴乃可出師丞相乃與慶童入其軍數其罪斬首以徇民大悅

立碎大珠　明史

楊靖字仲甯山陽人起進士累擢刑部尚書靖嘗鞫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儕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獻息大獄二也不奬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猝然至前斥以爲僞而碎之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平械鬬怨　　　　　　明史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李文忠鎭浙東薦於朝授南康丞遷安化知縣大姓易氏保險自守江陰侯吳良將擊之履曰易氏逃死耳非反也招之當來不來誅未晚良從之易氏果至擢知濰州部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年少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濱死乃釋瓊輝兄弟五人庭訴噛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

不可犯儻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懲治汝悔當何及瓊輝悟頓首惟命履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山東兵常以牛羊代秋稅履與民計曰牛羊有死瘠患不若輸粟便他日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陝西他縣民多破家濰民獨完

明空印冤　明史

鄭士利字好義甯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僉事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上戍邊士元亦坐是繫獄時帝方盛怒以爲

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姧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冊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

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別工匠罪　明史

薛祥字彥祥無爲人從俞通海來歸歷官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鬭殿脊者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祥爲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爲

上匠帝怒其罔命棄市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從之

杖毆民卒　　明史

歐陽銘字日新泰和人以薦知臨淄縣常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一市盡譁銘笞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遇春詰之銘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邪銘雖愚何至詈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爲責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將軍者毋犯也

因蛙鞫罪　　明史

熊鼎字伯頴臨川人歴官浙江按察司僉事平陽知州梅鎰坐贓民數百咸訴知州無罪鼎將聽之吏白鼎釋知州如故出何鼎歎曰法以誅罪以誅罪吾敢畏譴誅無罪人乎釋鎰以情聞報如其奏甯海民陳德仲支解黎異異妻屢訴不得直鼎一日覽牒有青蛙立案上鼎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蛙果勿動乃逮德仲鞫實立正其罪

察謀逆冤　　明史

鄖敏濟源人洪武初擢饒州府知府敏爲治廉而惠樂平民有詣闕愬邑大姓千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

捕之兵至饒敏驚乃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收如常時敏廉得愬者乃邑子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敏還白潘不之信自往察視果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逮至京辨其誣詔釋之而誅妄愬者

赦冒糧將　明史

戶部左侍郎夏原吉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便商賈皆報可帝北巡命兼攝行在禮部兵部都察院事有二指揮冒月廩帝欲斬之原吉曰非律也假實爲盜將何以加乃止

查志考圖　明史

彭勗字祖期永豐人補建甯教授副使王增有疾醫者許宗道誣諸生游亨魘魅以危旁童五郎祠爲徵增怒實亨家七人重罪下近祠居民獄四百家勗抗論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中增愕索圖經證之大慚悔事得解

按名知妄

明史

范希正字以貞吳縣人授曹縣知縣山東饑惟曹以希正先積粟得無患大理寺丞張驥振山東聞之因請升曹縣爲州而以希正爲知州州從之時州民負官馬不能償多逃竄希正節公費代償九十餘匹逃者皆復業吉水人誣曹

富民殺其兄連坐甚衆希正密移吉水按其人姓名皆妄事得白治曹二十三年歷知州再考乃致仕

明日來　　明史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爲松江知府時衛軍恣橫豫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衆遂帖然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擇良家子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在職十五年清靜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識遺愛後配享周忱祠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之曰明日來衆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及訟者踰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

誅造誣囚　明史

鄭埜字孟質宜章人擢監察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錢法阻滯命埜往察罹懼成大獄埜往擒市豪一二歸奏曰鈔法已通矣上頷而能之倭寇入遼東戍卒失律者百餘人皆應死埜爲開陳其可矜狀甚悉上然而宥之石州人有詣闕告變者曰州民與陝人羣聚千餘將謀不軌擢爲按察副使往理其事至察其誣乃反獄亡命者妄言冀脫死郎具以聞上命止勿問而誅其造誣者

釋民焚籍　明史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新建人官汀州府經歷廉能勤敏上

下愛之數辨究獄卻餽遺抑鎮守內臣苛索政績益著沙縣賊陳正景故鄧茂七黨也糾清流賊藍得隆等攻城得仁與守將及知府劉能擊敗之斬正景餘賊鶩潰諸將議窮搜得仁恐濫及百姓下令招撫辨釋難民三百人都指揮馬雄得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請焚其籍

廉靜民安　明史

朱勝金華人累官蘇州知府廉靜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吾不多受牒隸貪吾不行杖獄卒貪吾不繫囚由是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居七年超遷江西左布政使

寬饑民罪　明史

侍郞章敞薦清河知縣李信圭擢知蘄州清河民詣闕乞留命以知州理縣事民有湖田數百頃爲淮安衞卒所奪民代輸租者六十年信圭奏之詔還民田饑民攘食人一牛御史論死八人信圭奏之免六人天久雨淮水大溢沒廬舍畜産甚衆信圭奏請振貸併停歲辦物件及軍匠廚役濬河人夫報可

安插流民　　　　　　明史

原傑字子英陽城人歷戸部左侍郎時黃河遷決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就淤墾種姦徒指爲園場屯地獻王府邀賞王府輒據有之傑請獻者謫戍并罪受獻者從之江西

盜起以傑嘗再莅其地得民詔往治捕戮六百餘人餘悉解散荆襄流民數十萬朝廷以爲憂祭酒周洪謨嘗著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俾數百年無患帝善之遂命傑往撫之傑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頑梗不率者驅還其鄉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去襄陽五百餘里山林阻深將吏鮮至猝有盜賊府難遙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且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而

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於西安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制既定薦知鄧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爲之流人得所四境乂安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道宏自代詔郎擢道宏大理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荆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之有撫治自此始也

單騎入峒　　明史

孔鏞字韶文長洲人知高州府前知府劉海以猺警閉城門自護鄉民避猺至者輒不納還爲猺所戕又疑民陰附

賊輒殺之賊緣是激衆怒爲內應城遂陷鏞至開門納來
者流亡日歸城不能容別築城東北居之時賊屯境內者
凡十餘部而其魁馮曉屯化州鄧公長屯茅峒屢招不就
鏞一日單騎從二人直抵茅峒峒去城十里許道遇賊徒
令還告曰我新太守也公長驟聞新守至亟呼其黨擐甲
迎及見鏞坦易無騶從氣大沮鏞徐下馬入坐庭中公長
率其徒弛甲羅拜鏞諭曰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守欲
兵汝吾今奉命爲汝父母汝我子也信我則送我歸賚汝
粟帛不信則殺我即大軍至無遺種矣公長猶豫其黨皆
感悟泣下鏞曰餒矣當食我公長爲跪上酒饌既食曰日

且暮當止宿夜解衣酣寢賊相顧駭服再宿而返見道旁裸而懸樹上者纍纍詢之皆諸生也命盡釋之公長遣數十騎擁還城中人望見皆大驚謂知府被執來給降也盡登陴鏞止騎城外獨與羸卒入取穀帛使載歸公長益感激遂焚其巢率黨數千人來降公長既降諸賊次第納款惟曉恃險不服鏞選壯士二百人乘夜抵化州曉倉皇走匿獲其妻子以歸撫恤甚厚曉亦降境內大定

寬鞭卒弁　　明史

詔右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翱以軍令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左右曳出斬之

皆惶恐叩頭願効死贖罪翔乃躬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浚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鰥寡軍民大悅指揮孫璟鞭殺戍卒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翔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非殺也命璟償其家葬埋費璟感激後參將遼東追敵三百里事李秉爲名將

妖言止杖　明史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官御史徐州民訴有司於朝時越訴者戍邊明言戍邊防誣訴也今訴不誣法當杖民有爲妖言者吏貪功誣以謀反明按無反狀止坐妖言律皆報許

餓民非劫　　明史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擢御史大同鎮守中官以驕橫聞敕濟往廉之濟變服負薪入其宅盡得不法狀還報帝大嘉之出爲安慶知府歲比不登民間鬻子女充衣食方舟而去者相踵濟借漕糧以振而禁鬻子女者且上疏請免租稅饑民聚掠富家粟富家以盜劫告濟下令曰民饑故如此然得穀當報太守數太守當代爾償掠者遂解散

李福達獄　　明史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以進士授御史出按山西而妖賊李福達獄起福達者崞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

逃還更名午爲淸軍御史所勾再戍山丹衛復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良訟於錄按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並信勛爲遺書祈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等覆如錄奏力言勛等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女爲奴沒其產責勛對狀郭勛者武定侯英元孫也世宗初掌團營大禮議起勛知上意首右張璁世宗大愛幸之勛復進方士

段朝用云以其所化金銀爲飲食器可不死帝益以爲忠
至是勛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帝置不問會給事中王科
鄭一鵬等交章劾勛謂罪當連坐勛亦累自訴且以議禮
觸衆怒爲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璁桂萼爲援璁萼素惡廷
臣攻已亦欲借是舒宿憤乃謂諸臣内外交結借端陷勛
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
益疑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訊旣又命會文武大臣
更訊之皆無異詞帝怒仍下廷鞫尚書顔頤壽等不敢自
堅改擬妖言律斬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遣官往械
録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

揮馬冢等時璋玨已遷都御史璋巡撫甯夏玨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聰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汪淵獄嚴刑推問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萼等上言給事中劉琦常泰郎中劉仕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遁者言官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殆非一日請大奮乾斷彰國法帝納其言并

下諸人獄萼等遂肆搒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萼等
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搆成冤獄因列諸臣罪
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長抵死罪證皆戍寅還職錄以
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爲輕欲坐以姦黨律斬萼等謂
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烟瘴地令緣
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帝從之以萼等平反
有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
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是時刑部主事唐樞上疏言
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
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諛者洞其說畏威者變其辭訪

緝者淆其眞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辭艮言弗可聽三也謂李玨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崞洛證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艮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

殺則臣不得而知也鞫獄者曰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辥良讐也則一切證佐非讐也曰韓良相戚廣讐也則高尚節屈孔石文舉非讐也曰魏泰劉丞振讐也則令布按府縣官非讐也曰山陝人讐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讐也此不用疑六也望陛下六疑盡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屛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爲民初桂蕚等反李福達之獄舉朝不直蕚等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爲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衆倡亂與

大獄錄姓名無異同竟伏誅暨穆宗卽位御史龐尙鵬言
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
衣冠之禍可謂慘烈郭勛世受國恩乃黨巨盜陷朝紳職
樞要者承其頤指鍛鍊周內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禍
可勝言哉乞追奪勛等官爵優䘏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
氣由是福達獄始明

陳洸獄　　明史

葉應驄字肅卿鄞人官刑部郎中時給事中潮陽陳洸素
無賴家居與知縣宋元翰不相能令其子柱訐元翰謫戍
元翰摭洸罪及帷薄事刊布之名辨寃錄洸由是不齒於

清議尙書喬宇出之爲湖廣僉事洸初嘗言獻帝不可稱皇而是時張璁桂萼輩以議禮驟顯洸乃上疏言璁等議是宜急去本生之稱因詆宇及文選郎夏良勝帝卽還洸等職謫良勝於外光遂劾大學士費宏吏部尙書楊旦等帝益大喜立罷旦擢廖紀代之璁萼輩遂引以擊異已給事中趙漢御史朱衣等交章劾洸且封上元翰辨寃錄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洸聽勘洸奏聲奸恨臣抗議大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往洸意錦衣可利誘也得旨遣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應驄與焚香誓天會御史熊蘭涂相等雜治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赦前及曖昧者勿

論當論者十三條罪大惡極宜斬妻離異子桂絞洸懼亡詣闕申訴帝持應驄奏不下尚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奏帝不得已始命覆覈郎中黃綰力持應驄議席書與萼爲居間不能得要璁共奏謂洸議禮臣爲法官所中帝入其言命免罪爲民會廷臣馬録等以劾郭勛下獄洸謂乘此故案可翻也上書訐應驄等萼因訟洸寃遂逮洸應驄元翰綰而令按察使張祐等還籍候命詞連四百人九卿及錦衣衛廷訊應驄對曰某所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洸惟諸公命刑部尚書胡世甯等心知洸罪重而懲前大獄不敢執乃當應驄按事

不實律爲民元翰緡等貶斥有差洸授冠帶霍韜再疏爲洸訟不能得洸益憾應驄逾數年更令人奏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六人下巡按李美覆勘美言死者皆有狀非故殺刑部尚書許讚白應驄無罪帝特謫應驄戍遼東是獄也始終八載凡攻洸與治洸獄者無不得罪逮捕至百數十人天下惡蕚輩奸横益羞言議禮臣矣應驄遇赦歸明堂大享禮成復冠帶應驄敦行誼好著書數更患難氣不挫

宗室奪掠　　明史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官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藍輿中

攜飯一盂令鄉民以次舁行因盡得閭閻疾苦狀悉蠲除之王府奄人縱莊奴奪民產監司杖奴斃奄迫王奏聞巡撫彭黯令思兼讞之思兼閱獄詞曰此決杖不如法罪當杖以王故加一等奄誣告罪當戍以王故末減監司竟得復故秩旁郡饑民掠食所司持之急且爲亂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數千散四郊令執牌就撫悉振以錢穀事遂定舉治行第一擢湖南僉事岷府宗室五人封爵皆將軍殺人掠貲財監司避不入武岡者二十年思兼廉得奸狀縛其黨悉繫之獄五人藏利刃入思兼與揖而搯其臂曰吾爲將軍百口計將軍乃爲此曹死邪皆沮退乃列其

罪奏聞悉錮之高牆還田宅子女於民

法治戚畹　　明史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官吏科給事中后父陳萬言奴何璽毆人死帝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免爲幸乃并釋璽等是法不行於戚畹奴也

法治中官　　明史

林聰字季聰甯德人官都給事中會中官單增督京營有寵朝士稍忤者輒遭辱家奴白晝殺人奪民產侵商稅聰發其奸下詔獄獲宥增自是不敢肆

奸僧冒王　　明史

王世貞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有奸僧僞稱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世貞曰宗藩不得出城而詩張如此必僞也捕訊之服辜張居正柄國居正婦弟辱江陵令世貞論奏不少貸居正不能堪取旨罷之

木偶躍舟　明　史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官歸安知縣縣有蕭總管廟報賽無虛日會久旱賢禱不驗沈木偶於河居數日舟過其地木偶躍入舟舟人大驚賢徐笑曰是特未焚耳趣焚之潛令健隸入岸傍社誠之曰水中有人出械以來已果獲數人蓋奸民募善泅者爲之也召爲吏科給事中

出入不平　　　　　　　　　　明　史

先是徐階定方士王金等獄坐妄進藥物比子殺父律論死詔下法司會訊刑部尚書葛守禮等議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陶仲文術左道惑衆應坐爲從律編戍給事中趙奮言法司爲天下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爲先帝地今則一主於出而不恤後世議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爲從孰爲首將以陶仲文爲首則仲文死已久爲法如此陛下何賴哉疏入報聞

定亂貴速　　　　　　　　　　明　史

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官兵部右侍郎會浙江巡撫吳善

言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搆黨大譟縛毆善言張居正以佳胤才令兼右僉都御史代善言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胤問告者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胤曰速驅之尚可離爲二也既至文英廷用自縛請死佳胤慰遣之且曰汝曹毋反反則移六師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衆以司夜役告佳胤卽下令除之衆雖陽散乘夜復大掠佳胤乃召文英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邪壯士故不畏死今市中無賴爲亂彼無他勞不可以汝曹例汝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且有賞卽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稱叛卒

乎二人踴躍聽命遂前薄亂民反縛詣臺者百五十人訊得倡謀挾刃腰金帛者五十餘人皆梟之餘放歸佳肩復謂二人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於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咸帖然服從廉得倡亂者七人斬之復捕文英延用至曰汝故自分死今得死晚矣又斬之二亂乃定

力除豪猾　　明史

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授確山知縣政務惠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覈黃河退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婦不能紡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布政使劉渾成弟燦成助

妾殺妻治如律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汝甯知府邱度慮幼學得禍言於撫按調繁中牟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捕蝗得千三百餘石乃不爲災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爲池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稍遷湖州知府甫至即捕殺豪惡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楊陞者人奴也橫郡中幼學執敏寘諸獄敏賂貴人囑巡撫檄取親鞫幼學執不予立杖殺之他奸豪復論殺數十輩獨楊陞畏禍斂跡寘之已念已去陞必復逞遂捕

瞿之死一郡大治詔加按察副使督九江兵備

微服被抶　　明史

瞿汝稷字元立常熟人官刑部主事扶溝知縣抶宗人神宗令子垂比汝稷曰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抶抶溝民耳讞上竟得釋歷辰州知府永順土司彭元錦助其弟保靖土司象坤與酉陽冉御龍相仇殺汝稷馳檄元錦解兵去三土司皆安